

周永生 刘豫徽 著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惠能
Hui Neng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惠能

周永生
刘豫徽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6N10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惠能/周永生, 刘豫徽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8709-2

I. ①惠… II. ①周… ②刘… III. ①惠能(638—
713)—传记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1389号

惠 能 HUINENG

周永生 刘豫徽 著

责任编辑 郑若萍 陈柳冬雪

特邀编辑 宋亚杰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709-2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目 录

第1章 身世 / 001

出生、起名 / 002

艰辛的童年 / 004

苦难与思索 / 007

第2章 佛缘 / 012

闻经开悟 / 014

别母离家 / 017

第3章 谒祖 / 022

卢行者 / 022

禅宗祖源 / 024

慧可断臂 / 026

只履西归 / 028

僧璨问病 / 029

道信引颈 / 031

无父儿 / 032

唯求做佛 / 036

碓房舂米 / 038

第4章 顿悟 / 041

《无相偈》 / 041

《得法偈》 / 046

夜授衣钵 / 050

告别东山寺 / 052

首度追敌 / 054

第5章 颠沛流离 / 057

混行迹于猎户 / 057

入俗而不俗 / 062

第6章 落发 / 066

风动，还是幡动？ / 067

正式为僧 / 068

第7章 传法 / 070

亚仙舍地 / 070

空而不空 / 073

南宗、北宗 / 076

深夜剑光 / 079

志诚盗法 / 083

刺史求道 / 086

卧轮斗法 / 092

第8章 圆寂 / 096

遗嘱 / 096

叶落归根 / 098

预言 / 100

自性真佛 / 101

预言应验 / 106

后世 / 110

第9章 《坛经》 / 115

什么是佛 / 116

修行证佛 / 117

立与破 / 119

教学方法 / 123

第10章 支脉 / 126

荷泽神会 / 128

青原行思 / 131

南岳怀让 / 133

南阳慧忠 / 137

永嘉玄觉 / 140

宗派 / 143

禅宗的国际化 / 148

附录

年谱 / 151

参考书目 / 151

第1章

身世

惠能的先祖已经难以确切考证，但是，他的父亲卢行瑫原居于范阳卢家场（今河北省涿州市），是范阳的官吏，传说他是汉朝尚书、中郎将卢植的第十三代孙，后遭人构陷，于唐武德三年（620）被流放到岭南新州索卢县（今广东省新兴县），落籍索卢县龙山脚下的下卢村（又称夏卢村），娶当地李氏女为妻，成为当地普通的农民百姓。行瑫夫妇勤俭持家，恩爱和睦。李氏夫人心地善良，不仅将家务搞得井井有条，而且还经常帮助行瑫种地种菜，小家庭过得虽不富裕，但也算是夫妻恩爱，和和美美。唯一不足的是，行瑫已过不惑之年，膝下却无子息，李氏夫人未曾有孕。李氏夫人看到自己久久不能生育，心中暗自惭愧，担心因为自己断绝卢家的香火。丈夫行瑫虽然也盼望夫人怀孕，但因为敬爱夫人，并无责怪之心，而抱着一种听凭天命、顺其自然的态度。李氏夫人信佛，她在家务农活之余经常念诵佛经，向佛祈祷，求佛让自己怀孕，以不断卢家子息。

出生、起名

传说忽一日，李氏夫人梦到百花竞开，双鹤盘旋，毫光万道，醒来尚闻满室异香，久久才回过神来，方知是梦境。但从此，李氏夫人觉得自己已经受胎有孕，就更加虔敬于佛，虔诚念经，只等胎儿降生。转年到了贞观十二年（638）的春天，在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日子——阴历二月初八这天早晨，李氏夫人只觉天乐齐鸣，满室溢香，腹中阵阵作痛，怀孕十月的胎儿顺利降生。行瑠中年得子，高兴万分，看着眼前娇弱的婴儿，想碰也不敢碰，想摸也不敢摸，很怕自己粗大的手掌会伤到这个宝贝婴儿柔嫩的皮肤，只是贴近着脸反复端详，唯恐将儿子的哪个地方遗漏。望着兴奋异常的丈夫，只听李氏夫人用微弱的声音对行瑠说道：“老爷，这是佛赐给我们的孩子，当报佛恩啊！”行瑠点头称是，随口答曰：“报佛恩，报佛恩。”

转眼天色已经大亮，门外传来了响亮的木鱼声，好像有僧人来到家里化缘。李氏夫人对行瑠说：“老爷，快出去看看，若是和尚化缘，一定要多给些啊。”行瑠来到门外，看见两个相貌奇特的僧人站在自家的篱笆墙外，行瑠当即走上前去作揖施礼，恭敬地说道：“二位师父在上，家里尚未做早饭，无有食物供养，等我回去给两位师父取铜钱来。”一位僧人摆手道：“施主不必，今天我二人来此非为乞食化缘，而是给施主道喜呀。”

行瑠心里暗暗吃惊，难道他是指孩子的出生吗？奇怪，这两个僧人怎么能知道呢？行瑠故意反问道：“我乃流放之人，何喜之有？”僧人答曰：“受人冤屈，有口莫辩。积德行善，

广种福田。贤良儿女，不请自来。哈哈！哈哈！”行瑫心中更加惊异，心想，僧人这话中有话，好像完全针对自己，看透了自己的一切，莫非今天这两位僧人乃是世外高人，得道高僧？行瑫还想再作确认，故意打哑谜地问道：“师父言语高深莫测，小民不知其意，还请师父明示！”另一位僧人单刀直入地问道：“施主家可是刚添男丁？”行瑫答道：“正是，正是。”僧人反问道：“千呼万盼，中年抱得贵子，还不是大喜吗？”

行瑫见被二位僧人说破，只好答道：“正是，正是。”接着又问：“二位师父何以知道？请二位师父正屋里坐！”僧人答道：“不必不必，我二人前来是要送汝家贵子一名。”行瑫答道：“拙儿尚未有名号，请二位高僧见教！”一僧人说道：“汝儿非比寻常，将来必成就弘法利生的大业，就送他大名‘惠能’吧。”行瑫问道：“小民才疏学浅，不知‘惠能’有何深意？”僧人答曰：“惠者，以法慧施予众生；能者，能弘扬佛法。”说完此话，二位僧人口言告辞，转身而去，绕过一户人家后，就不见了。

行瑫刚刚转过神来，觉得此二僧非同一般，想追上去继续请教，顺着二人的身影旋即追去。哪曾想，绕过自家前面的那户人家，开阔的田地间，却早已经不见了二位僧人的一点踪迹。正在行瑫疑惑、张望之间，那户人家的门“吱扭”一声打开了，看样子好像刚刚起来。行瑫怀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向邻居问道：“看见两位刚经过这里的僧人去哪了吗？”邻居答道：“什么僧人啊，没看到啊！”行瑫只好回到自家，将此事的原委向夫人细说。

李氏夫人虽是普通农家女子，但聪慧过人，亦觉得此事奇

异，不明究竟。她对夫君说道：“老爷，也许我儿来历不凡，是圣僧天降，来点化我们吧。”行瑫仍满腹疑窦，但还是很自信地说道：“那就按他们所言，叫我儿‘惠能’吧。”从此以后，男婴的名字即称为“惠能”。

由于惠能后来成为佛教禅宗一代宗师，“惠”“慧”之意不仅有相通之处，而且，“慧”字更适合于大乘佛教中大彻大悟的智慧境界，因此，在不知不觉中，“惠能”被更多地叫成了“慧能”。

本书使用“惠能”的名字，但也不反对其他人使用“慧能”的称呼，因为这两个名字的流传都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时代，为人们所共同接受，已经成了对禅宗六祖约定俗成的通用称呼。

艰辛的童年

惠能出生以后，行瑫夫妇将全部的爱都给了小儿惠能。为了养育好惠能，夫妇俩既有辛劳，又有快乐，日子虽不富裕，但也其乐融融。有关惠能小时候的可信记载少之又少，但传说却很多。大多数的传说都提到，惠能出生以后，不饮母乳，不食米汤，而是在夜半有神人天降，喂之以甘露，等等。这种说法大多属于惠能成名以后后人的附会，可信的成分并不大。但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表现出，惠能小的时候，的确可能没有喝过多少母乳，原因虽不好确定，但有可能是和李氏夫人奶水不好或没有奶水可供惠能吃有关。因此，惠能从小就营养不良，长得比较瘦小枯干。

惠能来到人世间以后，好景不长。就在惠能三岁的那一

年，卢行瑄本来就比较弱质的身体突然染病，从此一卧不起，不久即撒手人寰。这一变故给卢氏家庭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生活状况一落千丈。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维系生活已经十分艰难，全部的家庭重担落在了李氏夫人的身上。李氏夫人外表虽然十分柔弱，但丧夫的沉重打击使她的个性不得不刚强起来。为了支撑儿子和自己的生活，李氏夫人整天拼命劳作，母子俩仍然经常食不果腹。周围的邻居知道孤儿寡母的艰难，经常送来一点柴米油盐，帮助母子俩度日。但由于小小的下卢村没有几户人家，又都不富裕，这些小小的帮助只能解决孤儿寡母的燃眉之急，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境遇。不久后，李氏夫人就带着惠能告别了周围的几家好心邻居，迁离了下卢村，来到了龙山脚下，希望生活能够有所改观。

惠能从小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他非常知道疼爱母亲。他帮助母亲做家务、干农活，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上山砍柴。将在龙山砍得的柴草，晒干打捆，背到很远的集镇卖掉，帮助妈妈度过艰难的生活。当然，由于惠能的年龄很小，身体发育因为营养不良而十分瘦弱，实际上也背不了多少柴草，卖不上多少价钱。但毕竟已经成了母亲的小小帮手。随着惠能一天天长大，成为一个少年，砍柴就成了惠能的主业。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惠能逐渐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以砍柴、卖柴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惠能的身体虽然瘦小，但由于艰苦劳作的锻炼，却还比较劲。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老练的樵夫，以砍柴来换取口粮和家中的用度，总算可以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

有一天，惠能正在山中砍柴，也许是砍柴的声音惊动了潜行的老虎，老虎向惠能所在的方向走来。惠能在劳作间不

经意地抬头，忽见一只老虎摇头摆尾、缓慢地向他走来，不由得大吃一惊。惠能放下手中的活计，手里还拿着一把锋利的砍柴斧子，呆呆地看着正在逼近的老虎。这时，老虎也发现眼前的这个樵夫发觉了自己，就在离惠能二十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警惕地观察着惠能。过了一会儿，老虎似乎感到惠能并无敌意，便缓慢地趴卧在草丛中，但一双虎眼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惠能。惠能也索性放下了手中的斧头，原地坐在身旁的一块石头上，看着眼前的这只老虎。久久，这两个深山中的生灵似乎已经习惯了对方的存在或不存在，都已经不太在乎对方了。这时，遥远的方向传来了“呦——呦——”的鹿鸣声，老虎重新站起，缓慢地转过身去，朝着远离惠能的方向走去……

经过这样的事情以后，惠能常常陷入深深的思考中。他常常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只老虎为什么不吃自己？是肚子不饿，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当时，自己的心中为什么没有一点儿惧怕？是野兽怕人，还是人怕野兽？人能够与野兽和谐相处、共存共生吗？人和其他生命是什么关系？人和其他生命是平等的吗？对于这些问题，惠能常常自问自答，但是，有些关系和问题，他还感到困惑，总觉得难以圆满回答，甚至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传说惠能小时候经历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惠能像往常一样，挑着晒干的劈柴到集市去卖，他来到集市，刚刚放下担子，忽然听见人们惊慌地大喊：“马惊了，马惊了！”“快闪开，快闪开！”惠能循声望去，只见一匹惊马拉着车子正快速地向集市这边冲来，人们慌不择路地闪避在了道路两旁，集市上一些没有来得及撤走的摊位，被马车撞得四处飞扬。正在这时，

惠能看到道路前面一个赶集的妇人傻愣愣地站在道路的中央，望着惊马，恐惧占据了她的全部身心，她已经不知所措，想到旁边闪避，但腿脚像筛糠一样，已经不听使唤，半点也动弹不得。好心的人们在一旁大呼大叫也无济于事。惠能见状，急中生智，他抱起身边别人准备贩卖的圆木，横放在马路之上。惊马转眼即到，四蹄腾起，毫不费力地越过圆木，但车身却被圆木垫翻。沉重的拖力使惊马的速度骤然降了下来，在后面拼命追赶的车老板赶紧抢在前面，制服了惊马，避免了一场撞人的车祸。

也许是太过紧张的原因，缓过神来的那个妇女却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好心的人们将她搀扶，劝慰她离开了集市。人们慢慢地围拢到了马车旁议论纷纷。最让人们惊奇的是，这个瘦小的樵夫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能将沉重的圆木放到街心来阻止惊马。有好奇的两个健壮青年来到圆木前，很费力气才将圆木抬起。好事的人们惊叹之余，让瘦小的惠能一个人再来抱起这根圆木。在人们的注视下，惠能俯下身子，用足力气却抱不起来。他自己也惊奇刚才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是哪里来的力量？为什么现在使出全身力气却不能抱起这同一根圆木？

苦难与思索

这样的樵夫生活一直延续到惠能二十四岁那一年。由于艰难、困顿的生活状态，惠能没有接受教育的丝毫条件，因此，二十几岁的他如当时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一样，是一个大字都不识的文盲。从表面上看来，惠能只知道砍柴，并且每天在家

里、山上、背柴的道路上、集市上，这样几个点线上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他完全习以为常，没有追求其他生活、改变自己和家庭现状的欲望，甚至连追求知识的想法也没有。因为不仅惠能一家生活艰辛，惠能接触的大多数人都是社会最下层的普通贫苦百姓，他们可能比惠能的家庭状况稍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他们的那些痛苦和艰难，有时更让惠能感到触目惊心。他甚至觉得，他们比自己更加苦难，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帮助他们。

惠能在少年砍柴的时期有几个要好的小伙伴。邻居王大叔是一个热情爽朗的人。还在惠能少年时，王大叔一次外出务工采石，滚落的山石不偏不倚砸在他的腰间，面无人色的他被几个工友抬回了家，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长年瘫痪在床上。起初，王大婶还请来郎中到家中给他看病、吃药。郎中说，这样的创伤已经伤及脊椎和骨髓，无药可治，能救下一条命就不错了。王大婶心有不甘，后来又请了一些郎中，吃了很多药，搞得家中一贫如洗，也没能让王大叔重新站立起来。王大叔家里有个和惠能年龄相仿的女儿，名字叫英姑。英姑聪明伶俐，是惠能要好的小伙伴。但是，由于家庭的破落，没钱支付王大叔的医药费，在媒婆的撺掇下，由王大婶做主，英姑不久就嫁给了一个很远地方的财主做小老婆。听说那个财主都已经四十开外了。他给王家送来了一些聘礼后，就娶走了英姑。这以后，惠能再也没有见到过英姑。后来听说英姑受主家婆婆的气，很不如意，再后来，听说英姑得病死去了。王大叔躺在病床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原来的生气，整天唉声叹气，只有二三年的工夫就故去了。

惠能还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小伙伴华仔。起初，两个人经常

结伴到山里砍柴。但是，华仔比惠能的身体更瘦弱。因此，每次都没有惠能背回的柴草多。后来，华仔的母亲不知得了什么病，整天卧床。华仔的父亲经常到药铺抓药，但是，有些药药铺中没有。药铺掌柜就对华仔的父亲说道：“再等几天有人采到我就告诉你。”跟着父亲抓药的华仔灵机一动，心想，我经常到山里砍柴，不是也可以采药吗？可是，我不认识草药怎么办呢？回到家里以后，华仔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华仔的父亲虽然只是一个财主家的长工，但也是一个有心人。由于他经常给妻子抓药已经认识了一些草药，而且，他觉得这对增加家庭的收入来说，也许是一条好的出路。于是，他说通了药铺掌柜，带领华仔到药铺去看刚刚买进还没有炮制的草药，让华仔学会辨认。这样，没几天，华仔将那些草药的形状、颜色和各自不同的特点、药性等都记了个大概，就不再和惠能一起砍柴，而是到山里去采药了。但是，出发的时候两个人仍结伴同行。有的时候，两个人就在山上的同一处，惠能砍柴，华仔采药。但是，采药不比砍柴，往往要跑得很远很远，而且，有些值钱的草药总是长在悬崖峭壁之处。华仔为了采到值钱的草药经常冒着危险，攀悬崖，爬峭壁。

一天，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惠能与华仔来到山里以后，两个人就分开行动了，华仔向有悬崖峭壁的方向走去。惠能就留在了一片有小树林的山坡上，砍伐小树下面的枝杈。这样砍下来的劈柴，不仅不影响小树的生长，而且还能促使小树进一步长高。当时，乡村的民风十分醇厚，尽管人们都普遍贫穷，但没有人有意去伤害山中的一草一木。乡村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和信仰，山中的一切都属于山神所有，到山里谋生的人，只能拿回可以再生的东西，而不能做断子绝孙的事情，那

样，必定要遭到山神的惩罚。因此，砍柴的人们都懂得，可以割草，因为山草可以割而复生；可以砍伐树枝、树杈，这样砍伐的小树、大树都可以继续生长。惠能正在劳作间，忽然听到华仔的一声惨叫在远处回荡，当他循声赶去查看的时候，却完全找不到华仔，只见峭壁耸立，悬崖千仞。惠能用尽全身的力气呼唤着华仔的名字，但却毫无响应。山谷之间，除了偶尔几声鸟鸣以外，长长地回荡着惠能凄惨的呼喊声。

惠能预感到不祥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惠能的声音已经完全嘶哑，他知道，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要在这么大的深山峡谷中找到华仔已经是不可能了。于是，他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飞快地跑回村中，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华仔的父亲和村里的乡亲们。全村能够行动的大人们几乎倾巢出动，按照惠能指示的道路，一起到山中寻找华仔。惠能带领大人们查看了山崖及其附近的情况，绕道迂回到了深深的山谷中，拉网一样地排查、找寻。忽然听见有人高叫：“华仔在这儿！”听到声音的惠能等人赶紧向那个方向聚拢，只见华仔血肉模糊，静静地躺在一块大石头旁，已经没有了一点气息。华仔的父亲这时也赶到现场，他不顾一切地抱起了华仔，喃喃地嘟囔着：“我儿、我儿，你为何这样命苦？都是爸爸不好，不该让你去采药！都是爸爸不好啊！……”只见华仔父亲的脸上滚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惠能不忍再继续看下去了，不由得低下头去，眼里泛着止不住的泪花。他仰头向上望去，上面是陡峭的悬崖峭壁，峭壁上零星地生长着一些不知名的植物。也许华仔是为了上面的那几株植物而送命的吧？大人们轮流背着华仔回到村里。这时，天色已经漆黑一片。第二天，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华仔被草草地埋葬了。没过几天，由于长年的病痛和丧